

學生與學死

——懷許恪士師

薛人仰

許恪士先生安徽歙縣人，他是我大學時代的導師，服務時期的長官，我追隨他，達三十五年之久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我在中央大學三年級，才開始選許老師的課。當時我們這班人數特別多，我和許老師直接接談機會很少，但每次聽課，我有兩個感覺：一是每堂課他所講的都是一篇好文章；另一感覺是他的態度和藹誠懇，使人樂於接近。

大學畢業，我很幸運的被留在中央大學實驗學校服務，許老師兼任實驗學校主任，我能追隨許老師覺得特別高興。我奉派主持研究部，並且擔任級任導師，照規定和學生同宿舍、同餐廳、同上課、同玩，並以導師名字為班級名，許老師鼓勵我們以全副心力貫注在班上，使教育與生活打成一片，以收身教之效。

有一天，他來校時帶來一套新的設備，就是麥克風，他就利用來舉行每週定期演講會，聚集全校中學部學生在操場上聽，由級任老師輪流講演，為人處世之道或科學新知；在當時，學校中經常利用麥克風的大概以中大實校為最先。從那時

起，許老師就常談教育方法，要儘量使之電化，也就是這個觀念，促使他後來在臺灣省教育廳長任內，首創「空中教育」，利用無線電廣播教學，讓學生在家裏經由收音機接受教育。

七七事變，東南各大學停的停，遷的遷，合併的合併，中央大學由於羅家倫校長眼光遠大，一勞永逸，遷往重慶沙坪壩，並且很早着手有計劃的包船裝運圖書儀器，結果不但學校設備沒受甚麼損失，學生上課時間也沒有停頓。實驗學校在這方面也沾了光，圖書儀器先托大學部代運。當時留校學生還有一百多人，有的家在接戰區域，有的在南洋各地，一時有家歸不得，經濟來源也斷絕了，許老師毅然決定跟我們幾個老師共同帶着這些孩子西遷。先到安徽屯溪，借用邵家祠堂，立即用兩分厚的木板，搭蓋臨時教室，馬上上課，老師學生都睡在祠堂的兩邊走廊上，當然也是薄木板臨時隔開；那些木板既不刨光，也不修邊，彎彎翹翹，到處是洞，用來蔽雨還勉強可以，避風可就不行；那時還只是秋天，夜裏風從板縫吹進來，已經相當刺骨了，但是我們都被許老師

的熱情所感，師生不但沒有怨言，反而加緊教學，把晚間也拿來上課，以補遷校途中所耽擱的進度。

許老師常在週會上以極沉痛的聲調勸勉大家。有一次，他以「學生與學死」為題，勸勉大家作一個堂堂的中國人，保衛國家，保衛民族，雖犧牲頭顱，在所不惜；他說：「你們學生平時學習如何生於世間，做個有用的人，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；到了國家民族存亡關頭，你們就要知道怎樣死得有價值，有意義……」他列舉古來忠臣烈士如何以一己之死而救國家之生，他又列舉義大利的少年鼓手和四行倉庫女童軍送國旗的故事，說明個人不怕犧牲而發揚民族的生氣。在當時，在當地，這篇講演，無論師生，沒有一個不深受感動。我們民族精神教育，要以這篇講演為最好的教材，後來我們到了長沙，許多學生投考軍校，主要是受這篇講演的影響。

在屯溪的好景不長，只一個月，宣城吃緊，孫家埠不保，屯溪也岌岌可危。許老師因鑒於與中大距離過遠，聯繫不便，決定再往西遷，第一站



許格士先生遺照

要先到長沙，許老師打前站，搭便車先去接洽。當時在屯溪，我們一大批人要找車輛，實在困難，因為買不到汽油而困守那裏；他們自己已有輛卡車商洽合作，由我們向兵站索取足夠四輛卡車從屯溪到浮梁來回的汽油，統統交給馬戲團，而由他們先送我們一趟，然後回屯溪運馬戲團。這交易順利辦成功，於是我們師生，百餘人就擠在馬戲團的兩輛卡車上先到浮梁，好在那些中學生個子都小，擠擠得緊的還勉強擠得下。到浮梁換船進南昌，再換火車到長沙，到許時老師已接洽好我們住的和上課的地方，是在嶽麓山湖南省立長沙高農，新建的校址，尚未啟用，我們在那裏上課八個月。高農上課時，我們也上；他們放假時，我們還是上課。這時許老師觀察政局，認為還不能安定，還要再往西遷，又是先由他自己打前站，搭車經湘西赴黔，途中碰到土匪，躲在山洞裏兩天，才避過土匪而到貴陽。選定南門外觀音洞與水口寺之間的馬鞍山為校址，一面叫我們師生繼續西遷，一面在貴陽就動工建校舍；他自

己又到重慶中央大學把實驗學校圖書儀器轉運到貴陽，使中大實驗學校成為當時後方設備充實而相當傑出的中學。後來許老師被留在中大任教，我也於民國三十年寒假，因中大實校改名大國立第十四中學而離開學校，轉到教育部工作。當時中大在重慶沙坪壩，教育部在青木關，相去四十多公里，我們師生二人見面的機會就少了。

抗戰勝利，臺灣光復，我參加第一批工作人員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來臺，先在教育廳後被民政廳（那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民政、教育、財政……等處）借調，派在臺北縣工作。民國三十六年臺灣成立省政府，許老師隨魏道明主席來臺灣擔任教育廳長；一到臺灣，就叫我到廳裏幫忙，從此我又很幸運地追隨許老師。從前我只看到許老師以他的教育理想辦學校，而今看到他主持一省的教育行政；在這段時期裏，我敬佩他處事果決而氣魄宏大。

他覺得本省同胞，無分男女老幼，都渴望多接受祖國教育，所以對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並重，一面增校增班，一面推廣社會教育，尤其對於國民學校就學率之提高，特別重視。他得到魏主席的支持，把國民學校教科書全部改由政府供給。這是我國教育史上極值得稱讚的創舉。臺灣省國民教育之有今天這樣普及的基礎，我們不應該忘記魏主席和許格士廳長的功績。

當時本省民間存着一種錯誤觀念，就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界限分明，這誤解若不消除，將會嚴重地破壞我們民族的團結，許老師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，由教育廳通令全省各國民學校，叫學生填寫祖籍。這些小孩子們有的回家問父母、祖父母，有的回去看祖先的神主牌，從而知道他們自

己原來也都是從福建、廣東或其他各省來的。這是許老師實施民族精神教育的又一例。我記得那時臺南市長卓高煊辦這事最好，許老師還特地親子嘉獎。

民國三十七年秋天，許老師患高血壓症，每天下午就覺得後腦脹痛，醫生囑咐要儘量靜養，廳裏的事情重大的請示許老師，其餘的就由我主任秘書代決。忽然有一天許老師親自到我家裏對我說：「高雄縣長出缺，魏主席要派你去吧！不過我廳裏這時也需要你照料，你自己決定吧！」當時我馬上答應許老師，我留在廳裏，請他放心。第二天我自己晉見魏主席，說明因為許老師身體未好，我應該留在教育廳幫忙，魏主席答應了，但是囑咐我還是要作到縣裏服務的準備，果然一個月後，在十一月中旬，許老師又來告訴我已經發表為臺南縣長的消息，這次他叮囑我要立刻遵令前往，不要再推辭，於是我再度離開了許老師的直接指導。

第二年許老師因為身體還沒康復，請辭廳長職務，聽說當時主席陳誠先生還親自到許老師家探望他的病況，一方面懇切慰留，但是許老師怕因病而耽誤公務，終於毅然辭職，而以臺大教授作為他一生為國家服務最後的一段途徑。在這期間，他還時時應蔣經國先生之邀而到政工幹校、各軍事學校和各種訓練機構，向青年們作學術講演。他講得愈好，人家請他講的愈多，他雖然自知身體日漸不支，還是鼓起精神，不讓青年朋友失望。蠟燭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，就是許老師的寫照。

一年以前亦即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，我從臺中回來，一到家就聽說許老師病重，連忙趕去，已經來不及見最後一面了，我悲傷，不僅是爲了我自己失去一位好導師，還爲了我國民族教育史上陨落了一顆巨星。許老師死了，他的音容，他的精神，永遠活在我的心裏。